

南吳北齊兩畫家

中國科學落後，是無所諱言的，但，歷代藝人嘔心血，絞腦汁所產生的藝術作品，觀全世界之任何部分，皆無遜色。而且，往往有獨到之處，亦為全世界任何部分所不能及的。

遠古不論了，自明迄清，便是藝人輩出，蔚為大觀。其中放出兩道異彩，稱霸上海的吳昌碩，雄踞北京為齊白石。他們兩人雖是旗鼓相當，但，他們的造詣，是各有不同，而大醇小疵，也是在所不免的。

吳昌碩，浙江安吉人，別號俊卿，亦名老缶。詩、書、畫，皆能獨闢蹊徑，不落前人窠臼。陳散原撰安吉吳先生墓誌銘說：「其篆本秦漢印璽，機趣洋溢。書摹獵碣，運以鐵鈎鎖法。為詩至老彌勤苦，攄抒胸臆，出入唐宋間者。畫則宗青籐，白陽，參之石田，大滌，雪個。」的確不錯，他雖參酌前人作法，而絕不受前人的束縛，所以，才能獨往獨來，造成他的宗派。

有一次，胡公壽對我說：「君之嗜畫似乎太遲了。」因為他開始習畫是在三十歲以後。當時有畫家任伯年在座，插一句嘴說：「胸中有才華，筆底有氣韻，遲些又有甚麼關係！」他自己嘗說：「謂是篆籀非丹青。」很明顯的主張用篆隸書法來作畫的。他題畫有句云：「師陳玉凡，李復堂，吳讓之，張孟阜。」這是說明他偶爾參加別人的趣味，而並非全盤仿效某一個人的。

他的作品，松、竹、梅、蘭、菊花，石頭較多，山水風格極高，但，却不多作。寫意花卉，用筆蒼勁秀逸，略似青籊，而古拙深秀之氣韻，上溯宋元，深得古人「潤含春雨，燥裂秋風」之妙境。尤其垢中見淨，淨中蘊垢的地方，不是普通畫人所能領略得到的。

日本人對於他的作品，特別傾倒，曾聯合同好集資替他塑像，裝在杭州西湖。他自己作一篇贊語：「非昌黎詩，鑽木居士，非敦煌碑，呼石人子。鑄我以良金，而吾若鐵耳。重吾以越蠶，而吾無補於國恥。吾何道而遂東，滋吾忤而曷己。歌鳴鼓缶，得此同調。有如梁稽王所云：「喜荷交并矣。滄江歲晚，故我依然，抑又不能無感。書此並誌歲月，非敢爲東方自贊也。」」藝人妙語，却爲湖山增光不少呢！

湖南湘潭人，齊白石，名璜，別號萍生，十八歲時，還是一個雕花木匠。初通文墨，生性愛好藝術，隨帶芥子園畫譜，隨時臨摹。有一天，王壬秋訪友某家，適值白石在某家作工，刀斧之旁，置有湘綺樓詩文集，壬秋見而怪之，因問曰：「汝能解此否？」白石起答集中大旨。這位國學大師，馬上改容稱許不已。並告之曰：「汝如此精勤，何不從吾讀書？」白石卽下拜，願請收爲弟子，一個小木匠，一躍而爲湘綺門徒，真夠驕狂了！

他到王門以後，依然不廢雕畫，從湘中尹和伯學畫草蟲，山水花卉，則從八大入手，潑辣淋漓，自成一派。他的同學夏壽田，方在袁世凱幕中，招他進京，初到時，畫扇面一柄，僅訂潤金一元，但，當時北方畫家甚多，陳師曾、林琴南、陳半丁，均早已成名了，沒有人注意到他。後

來，國會議員胡鄂公發現他的天才，大詩人樊樊山也替他捧場，這才漸漸的登上畫家第一流寶座的。

他是木匠出身，不但不以為耻，而且以此自矜，靠自己努力，從刻苦中打出一條新途徑，經過了數十年的苦工，成就他獨特的作風。他最看不起四王（王時敏、王翬、王鑑、王原祁），最推重的八大·石濤、青籐。對並世畫人，愛好吳昌碩。他有詩云：「青籐雪個遠凡胎，老缶超奇出衆才。我欲九原爲走狗，（鄭板橋有印曰，青籐門下走狗鄭夔。）三家門下轉輪來。」可見他把他們三個人看作三位一體的宗師。

昌碩對他的畫，也非常推重，曾說過：「白石的山水可以媲美石濤，花卉則駕白陽而上之。」內行的批評，不比尋常阿諛，這樣一來，白石的聲價，日益隆起，幾乎要獨霸藝林了。

金梁「瓜圃述異」記載，把他和大將軍吳佩孚，妓女賽金花，列爲「燕山三怪」。此老却是怪得有趣，他爲學生題畫有句云：「布局心又小，下筆尖又大，世人如要罵，吾賢休駭怕。」夏壽田、楊度介紹他和軍閥大總統曹錕見面，他贈曹蒲蟹一幅，題以詩句：「多足乘潮何處投？草泥鄉裏合勾留。秋風行出殘蒲界。自信無腸一輩羞。」却是諷得俏皮呢！

筆者對於繪事是門外漢，無法批評他們的長短，記得從前有些人論斷，特地引來作本文的結論：「吳昌碩以寫石鼓筆法入畫，古拙醇厚，別有雅趣，惟設色重濁不分，筆法亦少變化，是其所短。齊白石花卉，奇紅駭綠，筆墨縱橫，佳者可與昌碩並駕。惟以鮮紅寫花，烏墨畫葉，少失

醇古之風神。若純用墨水，反多秀逸。所繪蝦蟹，姿態活潑，用筆清靈，可謂前無古人。但他輒喜「多買胭脂畫牡丹。」也許以此取悅世俗，可是，反而遜色了。難道，「賢者之用心，衆人固不識也」嗎？

總之，在中國畫史上，吳、齊本人，各有他的重要地位，他們的作品，是成功的，亦只是他們本人成功而已！所謂「得之者生，學之者死。」一般摹仿他們的人，天賦才力不夠，東施效顰，徒勞無功。

藝術雖是小道，可以喻大。舉凡沒有獨立風格，失掉靈魂的人，倚傍他人，一味摹仿他人，甚至投降他人，終落個焦頭爛額，一敗塗地而後已。

